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七 奉詔錄二

宋 周必大 撰

付下蔡戡文字回奏 淳熙十一年四月一日

臣準内侍鄭邦憲傳奉聖旨封下蔡戡文字一件臣已祇領来早進呈伏乞睿照

移義勝軍御筆 四月三日

兩月前聞金主廵幸欲移義勝軍赴襄陽府駐劄唐

鄧一帶用騎之地兼郭果能駕馭之金商山險非所長也今聞遣火屋守幾盡適當此時恐或天啟之乎

卿可因此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欲因義勝軍遣火令擬指揮遷來襄陽仰見聖慮閎遠因天意以修人事不勝嘆仰緣此軍今在興元路經洋金州方至襄陽恐須先計人馬數目令郭果牛僎預料屋守之數庶幾

至者如歸蓋臣聞得因去年移荆南人馬及家累之後
寨屋殊無空隙臣今欲擬兩項指揮其一與彭杲明言
義勝軍火後難再起寨屋終慮草創襄陽營舍見欲成
令本將移屯前来仰先次開具人馬及家累數目襄陽
當議優支盤費及犒設其一諭郭杲斗與以移義勝軍之
意令其具空閑營舍若干可與安泊如合聖意容臣續
便擬進免至怱迫更取聖裁
奉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實誠當先擬兩指揮付

彭杲郭果等先行計料未宜怱遽起發

繳義勝軍指揮奏　四月四日

臣恭禀聖訓擬到義勝軍指揮兩項揔領所既已支錢令來又欲移屯即前日優恤文字竊慮未須行出其免勀還借請却是一件恩意輒欲添入目今已是四月文移往復便當盛暑所以用秋涼之語或未允當恭俟改定或初六日面聽處分併取聖裁

奉御批並依劄子金字牌發

興元指揮

興元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彭杲申義勝軍將第二隊于二月一日夜遺火延燒過本將營舍草屋三百餘間已將放火之家等第特支過錢引二千九百六道及支撥官錢收買合用茅草竹木差撥軍兵併工修蓋屋舍應副被火之家居住又據四川總領所申本所已將被火人每家支給錢引五道并借支請受一月分作五箇月尅還併利東路安撫司亦已支犒訖

右某月日奉聖旨義勝軍係忠義來歸之人仰彭杲更切多方存恤其總領所借請一月可特免尅還尚慮新蓋屋宇草創已令襄陽府蹈逐見成營舍候至秋凉當議優支犒設路費許同家屬移戍仍先次開具本將見管將佐人馬及各家老小數目奏聞

荆鄂都統司指揮

奉聖旨興元義勝軍皆係歸正之人忠勇可用其馬步軍共約五七百家近于二月一日本將遺火屋宇被焚

雖別行蓋造終是草創今欲令改隸荆鄂軍仰郭杲同

牛僎于襄陽府蹈逐空閑寨屋同候今秋移戍仍先次

條具合行事件以聞

郭棣劄子回奏四月五日

臣昨蒙付下郭棣奏劄準御批恐有可照應事宜施行

今具下項

一興元府屯駐義勝軍已得處分外金州濟克薩幹哩魯

等四十餘人未審候將來義勝軍起發過金州日令

一就同来襄陽惟復各項津發令合先降指揮

一郭棣乞權免起發西兵一年庶幾四川總領所不至重疊應副錢粮令取進止

奉御批金州義勝軍一就起發西兵免起一年

問金陵統制相爭御筆四月十六日

忠記令汝諠體究建康兩統制相爭事指揮卿奏来

回奏

臣伏準御筆汝諠體究建康統制相爭指揮令臣奏来

臣恭禀聖訓録在别幅伏乞睿照

録白指揮

訪聞建康府駐劄御前左軍統制李浩遊奕軍統領

閼再興輒對副都制語言分争全無忌憚可令趙汝

誼究實聞奏其劉光祖略不彈壓仰具析以聞

繳彭杲書草奏

臣等今擬到興元彭杲書草進呈乞賜詳覧未有穏處

恭俟聖訓或十九日别取進止

奉御筆書本甚詳備

與彭杲書草

五月十六日後殿奏事聖上令諭旨都統得來奏謂義勝軍安居已久遽然移屯恐動人心未敢彰露行遣或必欲施行即乞令赴朝廷使喚自大安軍登舟免涉沿邊山險候到荆南續措揮屯駐出處足見思慮詳審甚副聞寄聖意本謂此軍並係契丹渤海啗剌昨者憤疾金人慕向本朝相率來歸委實忠義所以倍加存恤專

待他日之用近報金主遠還上京深慮向去别有事宜知此軍每以報國為心恐緩急地遠難于調發兼蜀塞險阻不便馳驅故移荆鄂庶展長技今秋凉尚遠猶可商量都統明以此意詢察衆情若樂然願遷當依来奏改行近裏水路上令就荆鄂間屯駐或衆人只欲留彼即更審度奏聞其制置總領及金州都統司亦可就近達此曲折恐發遞遲滯須具回奏遣人星夜前来别俟處分

付下彭杲書草回奏

臣伏準御批付下與彭杲書草即便修寫遣行仰乞睿照

繳趙汝誼咨目奏 五月十九日

臣適奉聖訓體究蘸謗事今欲作咨目付趙汝誼謹先具草進呈未審當否伏乞處分

奉御批依

與趙汝誼咨目

五月十九日得旨聞藴諤酒席間曾批雷世賢頰委總
領密切體究請徑自聞奏

張國珍轉官回奏 五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御筆付下張國珍轉官指揮極為允當已遵聖
訓一面施行其葛邲文字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問陳侃御筆 五月二十五日

聞淮東水寨人陳侃為韋沖所窘令送安撫司根勘
此係邊面人心如何可以與免根治給付本人船隻

却奏来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淮東水寨人陳侃為章冲所𠛬令送安撫司根勘事臣記得今年正月知楚州章冲窮治鹽城民户陳本打造海船軍器下海興販一面結案合斷徒罪又乞重賜施行三省降付刑寺擬斷問因本家經察院下狀乞移他處别勘臣以本人既是民兵首領事關邊防難與尋常打船下海私置軍器一例行遣遂于

今月初八日將上奏陳謂太守治部民固難沮抑而邊防所係亦當濶略欲移鄰郡揚州根勘仍具情犯申樞密院乃是從其所請可作出場當時蒙聖諭以爲允當即已行下聞鄭良嗣具曉此意勢必兩平其事只候申到便奏知可以恕免仍給船隻今聖意若欲早了即來早面奏再降指揮催促揚州申來於本人決無所損伏乞睿照

黎州馬政奏五月闕日

臣適見守文玠傳聖諭商量黎州馬政臣屢曾奏知虜恨蠻自来只就嘉州賣馬淳熙七年因黎州權守李福譏創許其就本州入中縁此引惹至今中馬不絶今来留正所奏乃蠻王自欲入城規圖犒勞非是不許其買馬守文玠云初不知此曲折將謂元未曾許賣馬故欲量許以示覊縻臣亦告以劄下諸司指置事理玠甚以為然臣又再三思之蠻王知教閲土丁未成倫理而黎州四月開場發回西兵所以敢来嘗試今既詰問諸司

將来未必不乞開場月分依舊存留西兵以示彈壓或
恐別有長策勢須俟其回奏稟旨施行合具奏知

移書王卿月等奏五月二十五日

臣昨聞聖諭襄陽王卿月臣亦曾詢其人雖無甚執守
然元就武舉又通文藝比之常人粗可驅使只有一事
素好下棋適運副江溥性亦嗜此往往聚會過多妨廢
職業尋常又難獨遣都統以此未免相倍項牛僎赴任
臣曾告以少赴筵會恐軍士生心蓋謂是也若聖意別

擇人代卿月則固無説或未有人臣欲密以私書與卿

月溥云時節宴會欲通人情況在邊藩尤不可闕至於

非時棋飲必妨職事且費錢物唐人賦詩偶云長日惟

消一局棊朝廷尚不肯付之郡寄況因此數宴飲乎得

旨密令戒諭請一面回奏如合聖意即徑遣書衆中不

敢及此更取聖裁

奉御批卿宜作書戒之此非投壺雅歌之時也仍令

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

又欲作書與牛僎王希呂奏五月二十七日

一臣伏準御批令臣作書戒王卿月江溥以今日非投壺雅歌之時謹遵聖訓所有令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尤為急務臣更欲作一書與牛僎亦諭此意如或可行别具檢進呈

一臣昨禀淮西地分未有成說固知聖明臨時自有區處但今之將帥鮮能素定規模如古之名將若不預加警策緩急恐費指縱臣意欲作書或自御前降旨與希

呂郭鈞雷世賢等問以將来或有守禦攻討其方略何如使之相度地勢精思熟講以備應變雖未必皆能盡善亦須留心措畫不敢忽畧未審聖意以為然否如或可行容臣別具檢進呈　右二事並取聖裁

奉御批並依卿作書與之

回奏六月一日

臣伏準御批令作書與王希呂郭鈞雷世賢牛僎等問以邊防事宜容臣来日具檢進呈然後遣發伏乞睿照

繳王卿月等書草 六月二日

臣已嘗奏知擬到與王卿月王希呂等書草謹具進呈

乞賜睿覽改定付出或大意未有當容朝殿日稟旨伏

乞聖裁

奉御批並允當

王卿月江溥書草

襄漢密邇宛洛屏蔽荊州在今日最為重地金酋既遷

都將來或為傳授之計內則兄弟分爭外則豪傑競起

在我既不可不思備禦又不可不圖進取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所以邊防事宜切須精思熟講條具以聞又有一事帥藩宴集盍存事體通人情理不可廢至于棋飲平時尚妨職業況今日非雅歌投壺之時乎皆得旨宣諭請一面自具目奏

牛僎同前不用棋飲却添此段

修葺義勝軍寨緣興元彭杲奏謂此軍新舊婚姻久安於彼更須詢察其情樂遷固亦未晚所以降旨別聽措

揮並希知悉元奏作亦恐欲知

王希呂郭鈞雷世賢

淮西屏蔽江表密邇中原在今日最為重地敵酋同前乃可臨機應變將來守禦攻討之策皆當精思熟講元奏作慮如韓信一登將壇便謂三秦易併又趙充國請先至金城圖上方畧其後闕半言不酬者苟非先有區處安得成此雋功得旨以此宣諭請一面仔細回奏合措置事件郭鈞書中仍令諭意梁師雄

回奏六月三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元進王卿月等書草臣一面條寫遣去伏乞睿照

御批付王䕃奏劄六月

禮部侍郎王䕃奏武臣落階官人節臣檢照隆興元年措置諸軍立功激勸內一項因戰功落階官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見帶遥郡人合量功力除授遥郡承宣使若落階官却合自正任刺史以上除授此陛下所自

定也今以作戰功之人帶遥郡而落階官者承宣即得承宣防禦即得防禦無乃太超越而與前日措置大相背戾乎若随其所帶稍鐫等級而授之亦不失為聖恩

奉御批卿密檢隆興初指揮奏來

回奏

臣伏凖御批密檢隆興初指揮奏来謹具録在别幅同元批繳進伏乞睿照

樞密使

李彦頴文字回奏 六月十六日

臣伏準内侍鄭邦憲傳奉聖旨李彦頴文字一件付臣謹已知稟十八日將上伏乞睿照

雷世賢劄子回奏 六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内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雷世賢奏劄臣謹當類聚候諸處奏劄文字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王希呂劄子回奏 二十七日

臣伏準内侍楊舜卿傳奉聖旨付下王希呂奏劄臣已

祗領更候郭鈞梁師雄條具到謹當逐一奏禀伏乞睿照

審權步帥 七月五日

臣等契勘步司闕官昨日曾蒙聖諭今早未及禀旨若召梁師雄即欲劄下張國珍且權暫掌管印聽候指揮其中軍統制闇世雄偶以昨晚到軍聖意或令暫權即俟處分别擬指揮進入蓋印記未有人收不容少緩伏取進止

奉御批可召梁師雄令張國珍暫權

論除鎮江都統

臣近者恭聆聖訓翟安道在鎮江勢已難安此實衆論之所同無可疑者但此軍與金陵武昌皆為重任非池江襄陽之比一則財賦積獘久費料理二則歸正雜居不易安存三則地分濶遠並是衝要日朱振又復身故武鋒一軍尚未有人凡此數端若付新建竊恐未孚衆論欲望聖慈深軫淵衷少緩旬日審而後行庶得允當

臣以事體重大容具奏知伏乞睿照

諸軍衙兵御筆七月九日

諸軍衙兵指揮内毋得輒充私役緣衙兵固合當直帥其間至於看馬荷轎未免謂之私役故此有少疑

却具奏来

回奏

臣伏準御批諸軍衙兵指揮内疑毋得輒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凡所及愚本謂看馬荷轎及虞候六

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差出幹置私事或主
管庄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
不必及此止縁向来指揮迫切一旦改革恐或者議其
過于矯枉未免大為之防但恐既委御史及總領覺察
却恐臨事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捃拾非陛下倚成
兵將之本旨熟復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模臣惟知
歎仰而已今欲乞付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禀
旨行出伏取聖裁

夏俊弩樣回奏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弩一張極不快便即容交還夏俊之子伏乞睿照

李棣別具到闕回奏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御批秉義郎李棣令別踏逐差遣謹導聖訓即告示本人候別具到闕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郭鈞彭杲文字回奏七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聖旨付下郭鈞彭杲文字各

一件謹以祗領續具進呈伏乞睿照

具王卿月所奏及探金中事宜御筆八月五日

王卿月奏到利害如何卿寫其大略來可寫與時佐

令探河南統軍烏凌噶天賜軍情如何并問天賜終

日所為何事更問金主令宗室將近旅一房往上京

此事果有否

回奏

臣昨蒙聖問王卿月奏到利害大要謂襄陽可以守可

以進取而專言兵少緣是時牛僎無恙故其說與今又是不合臣方籌度欲奏稟間偶直易帥既改除閭世雄則卿月所論復難膠柱臣兩日再三諭世雄以荆鄂本是一家須到鄂州日凡百先與都帥子細商量仍曲盡事長之禮務要用心為國緩急首尾相應必無不濟更俟數日參酌卿月文字續具奏稟次烏凌噶天賜軍情并其所為與夫金主令宗室將近旅一房往上京等事容臣一面作書與時佐探問伏乞睿照

察劉瑞仁御筆八月七日

御史劉瑞仁觀其無驕氣與應對言語磊落否續奏

来

回奏

臣適遵聖訓喚劉瑞仁相見全無驕氣應對言語雖無文釆却不山野頗磊落問曽随盍經入國作上節伏乞

睿照

時佐探報回奏八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内侍閣禮傳奉聖旨付下時佐探報金主丈散
上京年七十以上人奉札一件臣以祗領訖伏乞睿照

奏金星已過躔度九月九日

臣連日與三省言陛下聖德冠乎百王星文必不示異
既而昏度皆陰翳無所覩昨日仰蒙聖諭臣未敢拜賀
者蓋初七夜雖約已過然金行遲緩相去猶近夜來不
復陰雨今晚已在一度之外矣臣通夕欣慶幾於忘寐
謹附此叙爵躍之情伏乞睿照

權收刺殿司子弟御筆九月二十日

聞殿前司子弟欲要收刺緣未得指揮遂結集欲攔

宰相下狀今來與權收刺一次同指揮付卿此却繳

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御寶批招刺殿前司子弟即已施行所有御筆

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張子習差遣回奏十一月十六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張子習乞差遣文字臣謹遵聖訓来早契勘將上伏乞睿照

蕭哲伯陳乞回奏 九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蕭哲伯陳乞趙善緼添差文字一件謹已祗領来日將上伏乞睿照

興州具奏 三月三日發當月十八日遞到興州

一合取要地無踰長安鳳翔德順若取鳳翔則出師鳳州散關若取秦州德順則出成州阜郊又金州之師

可出上津進取商虢以窺長安但敵之虗實今未可預定以臣管見雖將來一路當先出亦須三路俱進以為之

一金自用兵以来前後犯蜀皆由鳳翔秦州兩路鳳翔之兵經寶雞和尚原隴右之兵經秦州若破寶雞和尚原便可進援鳳翔因粮進取長安若破秦州即可直據德順則涇原熙河秦鳳三路皆為我有

一敵或為恃五路粮食深溝高壘以不戰屈我當此時

止可固守原堡然後設方畧攻其所必救以致敵

一敵中平日無事兵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熙河涇

原三路屯兵極少今我兵出戍彼已不疑若以更戍

為名合關外所屯之衆自阜郊直趨秦州止三十里

一日可得既得秦州至德順才二百五十里五日可

復彼鳳翔雖覺事已濟矣其餘熙鞏蘭會全無守禦

量遣人兵即可撫定若鳳翔來援可逆擊破之

録白付吳挺御筆

比覽卿來上關陜地圖奏陳敵兵平昔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涇原熙河三路屯兵極少緩急欲合關外所屯之衆自阜郊直趨秦州次攻德順其餘熙鞏蘭會等州全無金人守禦量遣人馬即可撫定若敵兵來援當逆擊破之以若卿言恐異日未為得計尋檢會吳璘王之望所奏前後累章備見辛巳出師秦州德順舍重取輕首尾失據援遼遠幾失川口費我全力竟致無功致令王彥吳拱擒荆襄控扼會兵河池是皆前事之危道

也故轍可復蹈哉今蜀門重兵已隷於卿次則興元次則金州異時卿等當謀會三路之師以奇以正進則攻取敵兵要害之地守則以固我襟帶之衝卿更宜審取良謀勉思成績勿以向時一時之誤不為後事之戒

興元彭杲奏

臣三月十六日未時準三月三日元字號御筆將來敵人云云

一臣所管關隘自洋至鳳向北一帶諸谷多有小路通

彼界上須輕兵把截惟大散關是出師正路宜以重兵守之以張聲勢其大散之前最緊無如和尚原若攻之恐費兵力臣欲揚聲取原實以奇兵西出蓦關取大蟲領東出隅芽關取五丈原下瞰鳳翔出兵夾擊其粮道則和尚原兵必解然後占據次圖進取一鳳翔金人重地乃五路腹心和尚原之兵既解臣當徑取鳳翔會兩路兵取秦隴金州兵取商虢又須令金州軍馬以重兵取大慶關及潼關中斷敵之來路

以使其聲援隔絕可取關中

一攻守粮食為先計辦以新易陳

録白付彭杲御筆

比覽卿奏欲以輕兵守南山諸谷以重兵駐大散關張聲勢取和尚原竒兵就興元地分出武休関隔芽關趨斜谷取五丈原瞰鳳翔出兵夾擊今照得卿之屯所正係南山一帶形勢與吳挺協謀熟議迭分竒正兩軍犄角以戰以守無失機變務收全效無如辛

已之舉互捻私燋不為國計勞師無功竟貽後悔卿更宜無惰忠勤益修戎備勉圖異日之效

金州傅鈞奏

三月十四日未時收三月三日金字牌三路之兵敵常以興州為重若伺其兵粮未集先出大散關奪彼之氣必須駭懼臣謂興州兵可于鳳州先出據和尚原取寶雞下瞰鳳翔彼必以重兵與興州兵相綴然後以興元之師直出駱谷子午谷金州軍馬由商於

出七盤與興元之兵合勢伺隙長安中原必有豪傑為應當以重賞高爵悦其心分彼之勢間遣奇兵據潼關取陝州燒大慶橋絶東西往来之路然三路亦須首尾相援

録白傅鈞御筆

比覧卿奏敵之巢穴不過鳳翔長安此為合取要地敵人必以重兵與興州之兵相綴然後興元之師直出駱谷子午谷金州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興元之

兵兩軍合勢伺隙進取鄉令所隸邊面連亘南山諸谷出奇應變皆得便利異時有警正欲首取商於之地分據要害徑圖關中固宜與興元之兵連營合勢審處事機併力攻取鄉與彭杲義先恊和同心比議益思長策共濟公家

付下蜀中三帥劉子并録白御筆回奏十一月二十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吳挺彭杲傳鈞三

奏并騰録御筆各一件臣伏讀再三仰見睿謨經遠策勵將帥明見萬里之外不勝懽忭嘆仰之至其前件文字六道並復繳進臣嘗面奏乞諭三帥令時以探報事及區處之方奏聞不惟使之常常留意亦可覩其隨事經畫如合聖意更乞繼此戒飭之伏乞睿照

郭鈞等文字回奏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付下郭鈞雷世賢蔡戡文字三件謹已祗領續具進呈伏乞睿照

折價文字回奏 十二月七日

臣等伏準聖旨付下吳挺奏諸軍折價文字謹已祇領候將來挺具到細帳即稟聽處分伏乞睿照

鎮江多槳船回奏 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錢粮臣奏鎮江修多槳戰船錢文字一件臣已祇領續具稟奏

與王希呂咨目

所奏合肥不可不守五説甚詳昨来郭鈞亦欲移所部

兵專任此責非忠誠慷慨不擇險易安能體國如此聖
上極深嘉歎但有曲折尚當詳議合肥地當四衝别無
險阻可恃須宿重兵乃能堅壁倘虜以一軍綴我城守
而從輕騎深入則和州孤城何以自立而雷世賢在定
山獨受大敵亦豈萬全之策前書所以詢及民兵萬弩
手山水寨等正欲帥師糾合諸頭項人兵獨當一面爲
兩淮之藩籬却令郭鈞駐和州雷世雄駐定山互爲聲
援乃無踈虞今所乞正軍二萬人兩司必難盡輟若共

遣若干人馬為根本而帥司參以民兵弩手本州効用軍兵及沿淮忠義人等分地而守似為上策但不知今年所教民兵已置籍否其决可用者幾人一路弩手千七百人緩急便可點集否預行收集又恐張皇其他効用并所招軍兵共有幾人沿海忠義臨時約可得幾何均宜速疾詳具以聞續當奏稟行下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奉詔錄三

宋 周必大 撰

薛直緻進文字回奏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内侍鄭大亨傳奉聖旨付下步軍統領薛直緻進馬政及京東海陸形勝預備等七事容臣子細詳看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延璽殺降御筆 二月初八日

朱安國論延璽卿來早詳奏殺降一節事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令臣詳奏延璽殺降事臣適準再付下朱安國文字已取索延璽元奏誅賊細數來早進呈伏乞

睿照

批付朱安國御筆二月十二日

覽所上二章具悉但延璽初約姜大老等盡數出降擒獲者死投降者生其餘黨不即出降雖搜捕稍速

然非已降之人延壐不過欲絶後患耳况湖廣頻有
盜賊若不以功揜過則將何以懲勸故兹劄示宜體
此懷欲以此批付朱安國卿更詳看或有不當咨具
奏来
回奏
臣伏凖御筆付下朱安國文字并聖訓諄諄形于親劄
既欲開釋言者之惑又將保全立功之人不鄙下臣復
令詳看大公至正毋固毋我甚盛之德孰不嘆服但安

國察章諄諄專指言延璽殺降而已臣竊聽衆論或以其說為過或以其說為然蓋由在朝之士無由盡見本末安國所以謂璽有過無功令遽須以功揜過之詔則恐安國未喻深指彈文繼上却難區處臣意欲以其二章下璽具析璽必能鋪陳本末以解衆疑如此則既彰陛下聽言之公抑不失好生之意璽之被賞亦可安矣或此說未當則節假以前陳貫合對望以劄示曲折與貫商量令宣諭安國庶幾泯然無迹事體甚順臣既蒙

聖問輒貢愚衷尚或不然更俟進止所有御批不敢輒
留謹同繳進伏乞睿照
乞與金陵副都統閻仲賜帶并初除諸路都副
統制未陞朝者陞朝武臣郡守未陞朝許繫
紅鞓 二月十九日
臣昨日妄奏閻仲階官方是保義郎蓋欲于稱謂之間
稍加別異方陛下愛惜爵賞專待有功無故加轉誠為
侥倖臣故不敢復言退而思之尚有愚慮今具下項

一閤仲向来必經宣引未審曾賜帶否今建康軍中統制官如李簡輩比已經賜其他則往往是大使臣例服紅鞓萬一仲未經賜則黑鞓角帶反在諸統制之下若聖意因其陛辭特加賜予則於遷轉無損而佩服有光未審聖意以為然否

一臣竊見文臣官小而除侍從例轉通直郎蓋欲其升朝也今諸路都副統制人數不多陛下寵遇之禮實均侍從若他日出自聖意批降指揮今後除授而官

未至上升朝者即與升朝竊計被此恩数必無甚多

而乃畧寓均一文武之意此乃後圖今固未可敢因

𥡴啟就瀆宸聽

右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今文臣小京官纔為通判便借緋魚而武臣小使

臣雖為郡守亦止黒鞓角帶今若未欲遽賜閤仲金帶

不可降指揮武臣未升朝任知州軍副都統者許服紅

鞓否更乞聖慈付有司討論施行

奉御批卿奏甚當都副統制便帶升朝官可便是閤
仲始可擬指揮来知州借紅鞓帶亦可擬指揮来閤
候朝辭日賜金帶
擬都副統制陞朝武臣紅鞓指揮
應除授在外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副都統制如階官
未至陞朝者與帶陞朝官
應武臣知州軍官未陞朝者可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
許權繫紅鞓角帶候回日依舊

回奏

臣恭準御批令擬兩項指揮謹具別紙所以不言自閤仲始者蓋既無今後兩字則仲便當應格所屬自合施行矣今內外諸軍人數極不為少正緣冗占太多其弊非一俟將上詳稟聖訓伏乞睿照

鄭興裔揚帥御筆 二月二十七日

揚州闕帥鄭興裔似堪其任容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批鄭興裔堪任揚師臣觀其人累歷監司于
職事不為苟且誠如聖諭伏乞睿照
繳進蜀中指揮御批三月十一日
四川總領傳鈞彭杲指揮忩記畱中却繳進入
回奏
臣早来伏覩再降下彭杲等書藁既别無處分并吳挺
旨並未敢修寫欲俟十三日稟者今準御筆謹用繳進
並有鎮江以酒庫分在諸軍一事閙逐軍極費支吾具

在別奏乞紆聖慮別聽進止

與吳挺

得旨都統所奏欲將舊請折米價九引八引之人添作十引每歲計增錢引八萬四千三十餘道却將倍給七十六人添支九十三人使司例三百五十八人三項每歲多請八萬五千餘道對補其數既使軍中請給均平又免總所驟添財賦自非仰念國計下恤軍士誰能及此便可降旨施行緣興元金州諸軍折估亦用十三四

州軍則例已客令馮憲傳鈞彭杲日日取見兩處數目候到即一體行下免致再有奏請恐都統欲知曲折特令宣諭

與馮憲傳鈞彭杲

得旨聞蜀中諸軍折估銀米一項見用十餘州軍則例勘請其少者折價九引八引而多者却至十二引參差不齊深以為念見今多者更不裁減外欲將少者一例添十引今後所招軍兵並以此為率庶幾恩及將士無

不均之患只恐總領所財賦有限先當約度所添錢數就降處分除興州軍已曾取見數目外其金州興元兩處可密切紐筭月粮一項見用幾州軍折估則例内八引九引者幾人十引者幾人十一引十二引者幾人速開具奏聞

論鎮江財賦三月十一日

臣久聞鎮江軍中財用匱乏甚於他處程安道屢曾援例乞借鹽本不敢將上又詢訪得本軍有十酒庫向來

都統司自行措置用則利息為統制官以下供給之費後來主帥均與諸軍使自措置却將應干支費並令管認既闕本柄不免于鋪户及都統司總領所借鈔起債每月固已尅除利息及置發賣又多虧折緣此本利俱少將佐既乏供給或至黄緣刻剥士卒嘗詢問葉翥為總領及郭棣為鎮江帥時未曾如此軍中大不以為便臣又問得金陵諸軍酒庫皆是總司抱認所以軍中無此一項弊事夫統制官專以訓練為職豈能人人理財

其間巧作名色多占破人亦起于此臣欲乞批付吳琚
程安道令同共相度檢照數年來因何改革今當如何
措置候有成說然後施行更乞聖慈詳酌可否即釐革
政不敢不奏

奉御批可依所奏疾速批問

付下吳挺書草回奏三月十一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與吳挺咨目本即便修寫先付其來
人所有批問鎮江酒庫事容臣十三日具稿進呈伏乞

睿照

因見鎮江府諸軍隊牌奏稟占六千餘人已令翟安道具細數適已付樞密院將上卿須痛加裁減庶幾不虛占軍籍如一項兵官下白直五百餘人自合差入隊人充今來却作占破此最為不當

付下翟安道文字回奏三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翟安道繳進應管人數文字一件謹已祗領其前日多差白直等人數昨因閻世雄初赴襄

陽曾恭禀睿訓令裁減冗占後来世雄奏到減下一二
千人今欲候奏事日别具進呈乞明指不虚破之數徧
諭主帥使之自行裁減聞奏庶幾曲盡事理伏乞睿照

論秦嵩田世雄兩易交割三月二十五日

臣適覩御封付下留正王渥奏令秦嵩田世雄兩易其
任甚為允當已奉御筆依除一面施行外緣有二事合
奏審今具下項
一兩處皆是邊要兩人皆是郡守依條合候交割起發

今來未審令各人面牒州事與通判惟復別差人時暫往權

一金州極邉屯駐軍馬偶然都統制傳鈞抱病軍中止有統制官三人內右軍張良臣偶然去年十二月奉御筆㸃赴審察今正在路本軍惟存兩人前軍樊照見年七十一歲中軍盧協節去年五月曾到行在人才亦平平升權統制為日尚淺皆恐未可倚仗而李思孝自鄂赴台復自此往計須數月方能到彼萬一

傳鈞或有事故即此數月間帥守全闕不可不慮

右欲乞聖慈先紓宸慮庶幾來早朝殿可以恭聽處分

伏乞睿照

奏留正欲與田世雄轉官 三月二十六日

臣已得旨擬催促田世雄赴黎州並委監司暫權金州

只候來早進呈偶得留正劄子說欲與田世雄轉官之

類未審聖意以為然否併候來早恭聽處分合先具奏

知留正劄子却乞付出

宣示田世卿等御筆四月一日

今有誡諭田世卿並問郭鈞教閲人數不同親劄録白宣示卿等

録白親劄付郭鈞

建康府駐劄諸軍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教閲人隊披帶官軍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戰馬二千匹按本司兵帳見管兵四萬六千二百九十六人馬六千三百七十匹數目大段不同可從實開具因依聞奏

録白親劄付田世卿

朕念卿才畧嘗任爪牙備見宣力再付總戎之寄於要衝之地委寄之重卿當體朕至懐凡選任施為之間務從公道毋徇人情副朕親擢之意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戒諭田世卿並問郭鈞教閲人數不同親劄仰惟陛下垂意方面明于知人用其所長警其所短漢高御將又何加焉至于軍旅奏報一經聖覽

率皆推見同異究其端由漢宣總覈何以過此臣等捧讀再三無任歎仰欣幸之至謹具奏謝伏乞睿照

付閫仲御劄 四月十六日

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為封

君與廉頗同位何害焉卿以奢爲法毋蹈前獘用副

注委已嘗面諭此意故茲親劄宜體至懷

達實契丹興兵御筆四月二十一日

覘盱眙報達實契丹欲興兵事若無則已或果有之

在我安得坐視他日我若徑舉兵則違誓約若因釁

則將何以爲辭卿須深謀遠圖俟數日奏來卿以此

密示郭棣同議之候回奏同繳進来

回奏

臣伏準御筆盱眙報達實契丹事容臣二十三日約郭
棣商議同御筆繳進伏乞睿照

繳二十一日御筆奏四月二十三日

臣昨蒙御筆連日伏而思之若彼果有釁臨時不患無
說所急者在於間探精審適約郭棣相見問其所遣之
人云約五月回盱眙昨遣黄政亦恐晚有耗楚州羊家
寨探報比他處似或可信若諸處參合自當別具奏稟
其付下宸翰謹先具繳進伏乞睿照

宣示付吳挺御筆四月二十三日

近得邊報達實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否卿可分遣間探明斥堠以詗其實若所傳虛誕切不可妄動果或有之機會似不可失宜遣文武兼備之人與之會議毋使常材庶使一見信服事可有濟然此皆傳聞卿更審察事宜貴於詳審以副朕懷故茲親劄想宜知悉

付留正御筆

近得邊報達實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否已親劄付挺使之分遣間探明斥堠以詗其實若所傳虛誕止事可有漸皆同卿可與挺密議詳處以副朕懷故茲劄示想宜知悉

回奏

臣等蒙宣示御筆二紙仰見聖明欲乘機會為恢復之計此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也然臣等尚有千一之慮欲俟來早面取進止所有庚牌望少留一日伏

乞睿照。

付趙汝誼劄子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金陵都統司中軍統制官李簡見爲公事都統司已差保義郎右軍統領權左軍統制劉忠管幹上件職事竊緣劉忠者才藝無聞資歷又淺徒以巧於讒諂叩蹝陞進今又移差中軍事權益重欲望睿斷于三衙官兵内差撥一員前來管幹中軍統制官職事庶幾少安士卒之心

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趙汝誼奏劄往者固嘗奏知郭鈞為性剛簡多與文臣情意不通自梁師雄被召即曾奏乞早差副貳自聖明選差閻仲中外皆為允當近者趙汝誼到闕因相見大抵語意力主雷世賢而不喜郭鈞衆所共知亦有朝士勸其平心者然克己毋我自是聖賢事業汝誼豈能行此昨日臣所以乞與李簡降官離軍差遣正謂汝誼此舉失當欲稍調護之耳陛下令降官

放罷此大公至正之理也今汝誣寄奏劉忠不可用乞
睿斷差統制官前去如此奏陳初無形迹却為得體其
劉忠為人臣不及知或是郭鈞偏信亦或有之今若自
此移一員去既出聖旨郭鈞等安敢以為疑但恐由內
而外頗似左遷若于統領官升遷遣去則彼一軍之人
必謂我軍豈無可用之將何必煩三衙差人前来在常
情或以為耻此非為鈞等計也臣有愚見輒就奏禀去
夏建康左軍統制官李浩因郭剛身故在客位與統領

闕再興喧爭得旨降兩官充統領今若作念咎及朞與牽復中軍統制填李簡闕則上下自然無詞而汝諠所奏亦已施行足彰聽信之公似為兩得況李浩頗有聲于行伍當時所坐不縁贓私而又兩官未復猶足示懲未審聖意以為然否汝諠元奏謹同繳進伏乞睿照或未欲牽復李浩即且令權統制以責後效並乞聖裁

御批依奏

許浦海船置舵師回奏同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錢良臣奏鎮江許浦海船合置舵師事令臣條具將上臣向来嘗奏鎮江船多而人少恐緩急闕誤今須專責本軍别揀水軍一項如統制將佐皆選諳識海道之人乃可為用前日所以起福建人船来許浦者正以其船及舵師皆牢壯諳熟所有官中舟船久在岸下雖逐旋補葺終是少得堅壯止有横江耳尚容逐旋條具稟旨伏乞睿照

盱眙傳聞御筆

昨日見盱眙傳聞金國以八千勦絶契丹此事甚為

可駭

回奏

臣伏準御筆盱眙傳聞金國以八千勦絶契丹大抵敵

人多詐是特揚此聲以安人心旦夕昊挺處金字牌回

可知端的伏乞睿照

付下榮茂宗進狀回奏 四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榮茂宗進狀一件謹已祗領續稟進

止伏乞睿照

王德探事御筆五月四日

近日將王爵来者王德卿可令往北界探事許以補官續次令赴東華門祗候欲賜錢帛仍令疾速往回

回奏

臣伏凖御筆欲令王德往北界探事容臣一面呼来諭以聖意但攜王爵而歸乃乾道年間恐歲月已久未必有脚引之類可以使用俟問得子細即續具奏伏乞睿

照

審問王德奏五月六日

臣適呼王德畧諭聖意果云元是乾道九年到北方令彼界增置攞鋪仍添合同須就盱眙經營日月乃可得之以此往回恐不能速其人今年六十頗似誠實但耳微覺重聽不知幾日令就東華門祇候伏乞聖裁

于祗問探奏六月六日

臣伏蒙聖慈差人傳旨押孫應相見已向昨日安豐軍

咨目分付訖其年稍高恐未必能深入近有一士人薦
鎮江前軍第二將訓練官于[礻武]年五十二潞州人知書
有膽畧可充間探臣未敢輕信欲作書與吳琚程安道
先令物色如果有可取即令畧赴密院稟議伏取進止

付下吳挺劄子回奏 六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有聖旨付下吳挺回奏正緣前日
御筆諭曲盡事宜在挺安敢鹵莽回報況挺世將深沉
非如他人輕信道路之言者臣所以屢奏須俟挺處消

息想繼此續有奏牘伏乞睿照

黄政告身回奏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準内侍張思温傳奉聖旨黄政權差往盱眙軍幹事本人轉官告命候回程日給付臣謹已遵禀一面收下候本人回禀旨給付伏乞睿照

習右射御筆七月六日

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别給散合格斗力弓依此劄下江西四川

諸軍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見習左射人令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即已遵禀劄下江西四川諸軍伏乞睿照

繳留正書奏七月七日

臣早蒙聖諭諸爾結事今節到始末具在別紙並臣昨以所降指揮有曲折不可明言者遂以私書諭留正使

之過為隄備所得回書本不敢進呈既蒙宣問恐宸衷欲知其詳輒同繳進庶幾清閒之燕可以詳覽恭俟降下別擬指揮或以咨目再三丁寧留正伏取聖裁

付下留正書回奏 七月九日

臣伏準内侍閤禮傳奉聖旨付下留正回書等二件並已恭領臣昨蒙宣諭再以書丁寧留正見今具草俟十一日進呈畢修寫發行伏乞睿照

付趙汝愚御筆 汝愚奏劄在後 同日

覽卿奏劄言向者地震之異而福建尤甚詞意懇切足見愛君之心卿於本路凡守令贓汙而法外誅求兵官庸謬而非理掊刻皆當早聞達而更易之至於盜賊結連亦當防其牙孽預捕獲之若此數事更宜廣布耳目微則易治蔓則難除卿所知也卿既任一道之寄而聞見如此尤宜加意以寬顧憂故茲劄示當體至懷

汝愚奏劄節文

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良久方定浙江
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綿亘數千里同時
俱震此為變異非常小伏見景佑熙寧及太上皇帝
紹興中皆嘗以地震下詔許羣臣言事若聖意勿欲
張皇顯言其故則乞遵用祖宗故事祇以手詔詢問
闕失

同兩參回奏

臣伏蒙聖慈宣示汝愚奏劄並所賜御筆臣等並已伏

讀訖汝愚身備侍從職在典藩因事告獻仰動天聽重
煩宸翰告戒諄諄慮遠聽言益昭聖德臣等無任歎仰
之至謹此奏謝伏乞睿照
統制推恩等御筆七月十一日
已引對統制數人欲與推恩可擬指揮来日將上內
侍封贈等內降指揮可繳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御筆已引對統制官數人令擬指揮推恩臣謹

乙遵稟來日將上所有內降內侍封贈等指揮恭依聖
訓繳進伏乞睿照

延璽叙官張德元轉官御筆七月十三日

洪邁奏二件以盜賊為慮令又用親劄戒諭汝愚延
璽專以寇盜為備但恐延璽懲近日之事緩急不甚
用力若或以捕賊有勞與叙復元官如何
歸正統領張德元乙七十餘歲磨勘不行止欠一官
身後致仕可廕其子作甚道理可與轉得此一官

回奏

臣等伏凖御筆下詢延璽叙復及張德元轉官事已一面商量作一道理来早禀旨伏乞睿照

擇人替盛雄飛御筆七月十五日

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

回奏

臣伏凖御筆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臣昨日已傳聖旨諭郭棣連日又曾催促郭

隸云選得一名見在平江牧放已令呼喚旦夕便到容臣更促隸即便發遣伏乞睿照

張元政左翼軍統領奏七月十五日

臣等據殿前司申乞差張元政充左翼軍統領元申並擬到指揮謹具繳連進入恭候批降即令來日起發伏取進止

奉御批卿等可當面戒諭管衆務在寛猛合宜毋得掊刻士卒如有違戾重作施行令具知委聞奏訖遣

行

問虞允恭御筆七月十八日

未有官司關報如何擄承局說輒舉哀素服

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高震奏允恭事乃與前日不同既止因承局口說豈有不俟朝省公文便如此大作禮數竊恐其父子間别有曲折數日後想接續報來伏乞睿照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 奉詔録四

宋 周必大 撰

衙官請給御筆 淳熙十二年八月三日係批太常少卿朱時敏輪對奏劄之後

此事可以措置否或用拍試便破衙官請給則每人各天支若干錢密具奏来

回奏

臣伏蒙聖旨付下朱時敏奏劄理會諸軍隂補有官子

弟從軍拍試弓馬支破衙官請給令臣密具添支錢物及可以措置否臣近嘗密奏乞嚴立拍試事藝之格專待勁勇之士蓋欲收拾人才作成士氣既備緩急亦儲將材所謂有官効用固已在其中矣今若專放有官之人利害甚多所以自淳熙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指揮放支參部臣今畧具下項

一紹興間諸軍多因行陣立功有左武隊武功隊若一一放行請給何以支吾所以不問髙下止支券食錢

一有官子弟而充効用必是父祖見為將佐稍有勢力
今若拍試放行銜官請給則主帥未必一一盡公定
有請囑之弊恐未能勸示先啟僥倖

一均是戰士有官而事藝高者許其拍試坐享厚俸無
官而事藝高者雖有勇力獨無榮望臣恐悅者寡而
不悅者衆矣

右三事姑陳大槩容臣以数日工夫逐旋因事窓尋前
後更改指揮詳究得失續具奏禀免致張皇天下豈有

不可措置之事但恐思慮有所未到爾至如添支錢物若干則又係其官資官高則衙官多官卑則衙官少似難一槩筭併乞睿照

時敏云殿步司止有百七十人其間事藝出衆可以應格者未必及半臣故云恱者寡而欲拍試之法以及諸軍

楊應龍差遣回奏八月十四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楊應龍差遣文字恭候十六日將上

稟旨伏乞睿照

胡銓居住回奏八月二十九日

臣伏準御劄付下錢良臣文字二件令擬胡銓居住指揮臣欲就令早降出錢良臣按會作勘會胡銓已降指揮降兩官放罷八月二十九日奉聖旨胡銓令隆興府居住蓋處以二淅州軍則恐良臣疑其太近江東州軍又本路惟隆興帥府得遠近之中如合聖意即便擬入其文字二件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蔡必勝接送伴御筆九月四日

蔡必勝人材舉止堪充接送伴等職事却緣赴上在十二月間有此相妨當作如何那融奏来

回奏

臣伏蒙聖問蔡必勝人材舉止堪充接送伴等却緣赴上在十二月間有此相妨當作如何那融臣契勘必勝闕雖在十二月若欲使令不過遲赴數月自来固有闕到踰半年而赴者既見任自有太守似亦無害不然如

蘄州闕止一年餘必勝若蒙親擢足為終身之榮豈應許此年歲間闕二者更在聖裁

繳鄂州文字奏

臣等適蒙聖問鄂州文字緣字畫太草又多塗抹兼恐或有愛憎語言過當未敢繳進既蒙宣諭謹以封入大槩只是賈偉之說但稍詳備臣等所以奉乞採擇戒諭者正欲稍存事體爾若陛下先令郭棣於家書中密傳聖訓亦無不可然須將賈偉奏劄一就付下併取進止

施行鄂軍御筆九月九日

鄂軍之政必須先作一施行或令具析或令統領並趙雄體究可擬指揮來然後節略二三事宣示其凡隨州信陽事亦宜體問

回奏

臣伏準御筆鄂軍必須先作施行或令具析體究可擬指揮來臣昨日己嘗面奏馭將恐難一律如鎮江庸駑無耻雖日加詰問不以為辱郭杲蓋非其比必須審而

後行如總領近方叙述其能臣前日進呈劄子是也趙雄又倚重杲見在荆南築城兼去鄂稍遠不過差官前去徒成形迹容臣將貫儁劄子大概擬定指揮十一日進呈徑令具析似為合宜計不爭此三兩日事未審聖意以為然否節録示其兄者當同將上其隨州信陽事續擬體問指揮併俟聖裁

繳進郊祀差官回奏九月二十日

臣恭禀聖訓繳進前日已㸃郊祀差官文字伏乞睿照

宣示郭杲御筆九月二十二日

朕惟將師之道要當愛拊士卒與同甘苦故可得其死力今所聞不然貪汚掊刻勞役不恤如大羅少支勒令沽酒以至請給稍厚者使掠僦僦賃守門回易用脩倍償甚或輕人命以事遊觀若此之類不一而足致其饑餓愁嘆為國斂怨豈朕所以推轂分閫之意哉卿往在襄沔人多稱道之邇来言者謂卿心迹殊異朕未欲即以為責然全宥之理恩不可再卿宜悉

華前獎終始如一思委寄之重服訓飭之辭以副朕
懷故茲親劄想宜知悉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戒諭郭杲御劄仰惟淵謨獨運睿
訓光昭既謦其心迹之頓殊復告以全宥之難再恩威
並用駕御合宜臣等稽首諦觀無任欣幸之至謹此奏
謝伏乞睿照
宣示郭杲札子回奏十月十六日

臣伏蒙聖訓宣示郭杲回奏其間如統制統領兼管酒庫及循例用軍樂水教鍬钁之類今悉住罷且多引咎之詞蓋緣陛下聖訓深切著明震懼無措自此必能悔過改圖仰副恩宥其後所指三人即臣九月間所謂或有愛憎言語過當者是也臣記得向来曾有指揮諸軍帥不許接見過往官員士人庶幾杜絶干擾似可檢舉施行其郭杲奏劄謹復繳進伏乞睿照

軍中賣酒利害御筆十月十七日

淮西總領自併酒庫之後于建康軍中有無利害郭杲近日賣酒比之前官利害如何朕皆未知子細可

奏來

回奏

臣伏蒙聖問建康鄂州軍酒庫利害今具下項

一淮西總領所昨有酒庫軍中亦有之利害相形多寡相傾所以總領所情願抱認軍中所得利息為供軍之費却將酒庫併入總領所自為一家本是良策但

每庫全籍監官得人方可稱辦其如吏部差注未必稱職遂晝降指揮選辟後來多緣親舊干求權要囑託所用或非其才往往有所挾持致令職業曠弛今則虧欠甚多屢聞陳乞躅閣此在建康軍中却全無利害

一鄂州雖有酒庫利息絶少軍中七庫所入頗多然而私酒攙奪課利惟州府乃可以禁戢軍中則不能號令所以前政利息不登消折本柄郭杲首乞禁止蓋

欲易于沽賣然每庫既委各軍兵將督責辦集則上下覬望兢欲利多其間或有才力不逮之人日負欠数寧免科抑此所以前官利入微而怨謗不興今日用度足而却致紛紛也

右件如前臣觀所在酒庫利息最厚況軍中所差監官及應干使令多是軍兵不費請給又無諸司分隸錢物故其所得尤厚於州郡而妨廢教閱士心不服亦起於此蓋披堅執鋭雖曰不易然彼不怨者知其所當為也

庫中役使未必甚勞然人反云云者使之非其道也近日吳琚至此臣畧問鎮江酒庫若付總領所甚便只恐不容選擇監官却致敗壞琚深以為然不肯承當敢因聖問併叙大畧其他尚須面奏

韓侂胄文字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韓侂胄文字一件恭俟後月初三日將上伏乞睿照

彦逾奏賈偉事御筆十二月三日

彥逾奏賈偉事不容但已當如何施行為適當具奏

来彥逾劄子却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御筆彥逾奏賈偉事不容但已當如何施行為適當具奏来臣之愚見欲以彥逾所奏明諭三省樞密院選官一員略加體究未審當否其元奏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乞與雷世賢轉官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茲聞世賢已遂朝辭輙有愚慮謹具奏知世賢自淳熙五年十一月除馬軍都虞侯今跨步六年兩來宿衛大禮比之江上諸帥日月最久未曾推恩若遷副指揮使則太峻不知可與遥刺或轉一官之類以示寵数否臣偶思及此欲因假日出自聖意批出故敢冐昧密啟或陛下留俟他日立功固無不可伏聽聖裁

論權止賀正人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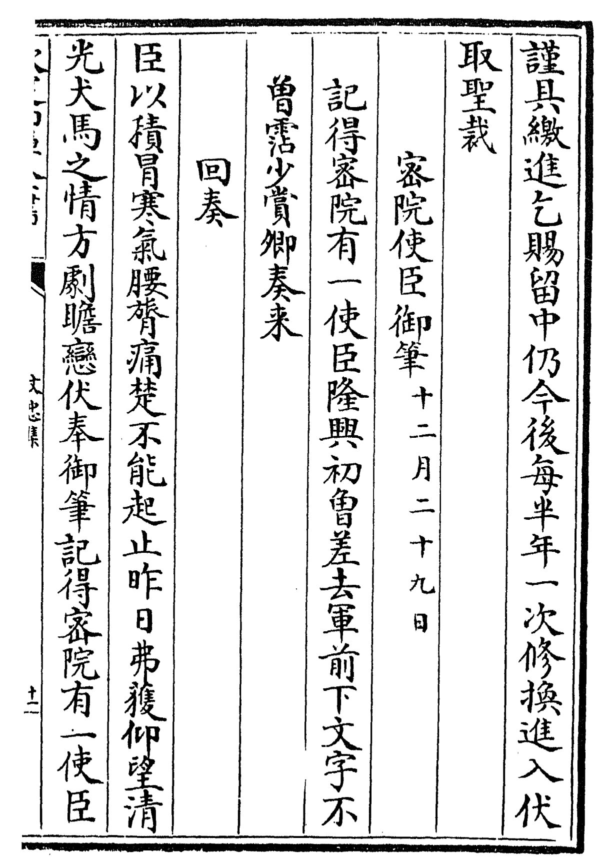
一臣等竊見北牒云大宋依禮例差定使副緣此間相

去地遠天寒氣冷一行人使往回行役艱難據來歲
賀正旦生辰權止一年而不明言彼此二字竊慮先
辭我使以示委曲而未欲自言彼不遣使似有所待
臣等採之衆論謂當令館伴就驛諭北使云彼既念
使人勤勞權止往賀之禮則彼賀正及生辰之使亦
當權止一年如合聖意即續擬傳諭意旨取裁
一臣等所蒙宣諭欲依例遣賀正接伴此則聖明懷遠
以德非臣等所及但一行官吏頗繁事體萬一及境

而彼使不来于觀聽不無疑惑臣等商量欲就淮南監司及兵官中選定接伴使副計期量遣國信所合干人三兩名往彼伺候餘人皆可充代設或彼来固已有備若其不至亦無所損如合聖意即續具合行事件取裁

繳内外軍馬分屯更戍等籍

臣等昨嘗奏知欲以見今内外軍馬分屯更戍去處並諸軍所管戰船數目編類成籍以便一覽今各為一册



謹具繳進乞賜留中仍令後每半年一次修換進入伏

取聖裁

密院使臣御筆十二月二十九日

記得密院有一使臣隆興初曾差去軍前下文字不

曾霑少賞卿奏来

回奏

臣以積冒寒氣腰膂痛楚不能起止昨日弗獲仰望清

光犬馬之情方劇瞻戀伏奉御筆記得密院有一使臣

隆興初曾去軍前下文字不曾需少賞御奏來偶緣歲月稍深容臣續行契勘具奏伏乞睿照

隆興二年冬曾差樞密院使臣秉義郎李彪呂清賫國書等前去盱眙軍奉使投下恐未必是

隆興初軍前幹事入奏十二月三十日

臣連日不望清光下情無任瞻仰之至昨蒙聖問隆興初遣往軍前使臣披閲案牘除盧仲賢等外又有潘師爽曾往奉使魏杞處其餘止是差往沿邊刺探別不見

得軍前下文字之人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謝謝文字回奏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射射文字一件候奏事日將上稟旨

施行伏乞睿照

雷興祖文字回奏二月十三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雷興祖文字一件候朝殿日面奏臣

謹已遵稟伏乞睿照

總管堦墀御筆二月二十三日

諸路武臣總管初到帥府見都總管合與不合堦墀

奏来

回奏

臣伏凖御筆諸路武臣總管初到帥府見都總管合與不合堦墀臣契勘祖宗時極嚴軍法故有一階一級全歸伏侍之儀之語大畧可見然當時只有沿邊帥臣帶安撫使而兵官乃有副總管之類如范純粹為陝西運判暫攝帥事在教場中總管以其非正帥不肯堦墀純

粹欲行軍法盖恐平時不相下則緩急誤使令耳近来所在不同若帥臣不較禮數亦有不堦墀者往年沈介以侍從爲湖南帥亦嘗因此欲治總管其餘諸路臣偶不曾一一詢問盖舊制除沿邊外近裡諸路帥臣只帶都鈐轄並無總管中興以来帥臣方一例帶安撫使所以各置總管更容討論續具奏禀伏乞睿照

二十四日御批若入教閲固有階級之法前日問卿

者爲初到府相見之儀續具奏来

回奏

臣再蒙聖問副總管除教閱外初到府見帥臣之儀續具奏来臣細思之别無明文按韓愈送鄭權序言嶺南分五帥而以廣州節度為大府或過四府府帥戎服左右帶刀帕首郊迎大府帥入攄館府帥將趨拜於庭大府帥遜避至再乃敢改服以賔主見彼均是守帥於大府猶講此禮則副總管施之帥臣似未為過但近時除帥少用大僚而副總管却多髙官閤御前宰執為帥初

到定用此禮侍從則自宣和以後如蔡薿為浙西帥翟汝文為浙東帥嘗令總管楊應等日揖於庭當時人以為過若止初見用此禮既欲重節制之權則與教閱似難分別臣前奏沈介在湖南欲治總管蓋本於此若是庶官定不可行矣然今之揩塀自有兩等一則參於庭其次止是徑趨於階之上帥遣人傳語請循廊然後復用賓主之禮相見與唐制頗同似亦適中未審聖意以為然否謹此具奏伏乞睿照

御批前奏同日

訪聞近日武臣總管初見都總管有令揩㨞者卿宜契勘於條令見行有無該載

回奏

臣昨蒙聖問總管揩㨞事正以不見得條令有無該載又不敢輙行取索故以所聞回奏今未審可令勅令所檢照供具否其御批謹復繳入伏乞睿照

揩㨞條法御筆二月二十六日

密院有無見行條法卿可討論奏來併進入

回奏

臣恭禀聖訓令密院吏檢尋別無檢行條法謹同御批

進入伏乞睿照

體究鄂軍過當御筆二月二十九日

聞張抑差屬官姓宋人體究彦逾劄子内事宜令此人

在彼驅磨文歷追人根勘却如此過當如何止絶

回奏

臣伏準御筆張抑體究鄂軍事想是所遣官聞曾有臺諫論列故驅磨文歴追人過當然舊例止合取索供責不容擅自根勘計期必以畢事回到潭州其張抑奏狀今正在路倘欲止絶則慮後時無益於事若候奏到先次付下足可奏禀商量更取聖裁

貫偉行遣當否回奏

臣伏蒙聖諭貫偉行遣得當否仰惟陛下無私如天凡所賞罰隨其功罪若貫偉無責布一節則奏禮或過當

亦不必治即張抑所奏如此陛下安得不行採之衆論率以為當御批謹復繳入伏乞睿照

宣示郭杲御劄回奏 四月二日

臣伏蒙聖慈宣示再付郭杲御劄録白有以見聖明待下無私一聽公論御將有道常操至權抑揚之間曲盡具當臣無任歎仰之至

結約夏國御筆 四月六日其外封題云付周樞使

欲親書專人付吳挺使人結約夏國若肯放達實契

丹過彼界至陝西許他時策為夏帝彼此用敵國禮

卿思之密奏來亦須先卜之上天

回奏

臣伏準御筆欲令吴挺結約夏國放達實契丹過界他時用敵國禮亦須先卜之上天事臣仰惟陛下念世仇之未報思境土之未復規模宏遠夙夜不忘臣輩備位於兹無以少副任使每切慙負無地措躬但以夏人戎狄之性自来飜覆乾道中王炎嘗因任令公用帛書通

好隨即密送金人范成大奉使日雍遂出以示之其難保如此結約似未可輕若雍易世親離衆叛天相聖明決有機會頃歲聞平江異人說賀新郎鬧啾啾之讖陛下固當省記度其應亦非遠矣不審聖意如何近又蒙宣諭宋通元寶本非年號臣契勘得是太祖皇帝開寶年所鑄之錢其詳載歐陽修歸田録併乞睿照

鎮江海船置深水舵回奏 四月六日

臣準御批付下鎮江海船增置深水柁文字謹遵聖訓

後日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簽出陞差籍回奏四月十五日

臣伏準聖旨諸軍將佐陞差籍已將點過者用黃牌簽出臣謹稟聖訓簽訖却進入伏乞睿照

殿步帥推恩御筆四月二十二日

殿步帥推恩指揮可擬來

回奏

臣恭候聖訓擬到殿步帥推恩指揮伏取聖裁

擬批指

校射鐵簾令下未久殿前諸軍應格者多已令等第推

賞郭棣梁師雄訓齊有素可特與轉行一官

韓侯等差遣御筆 五月二十日

韓侯可與一是何差遣緣有葛邲文字可以再除知

閤否江州副都統趙永寧遣其子大昌奏事陳利害

頗可采欲轉一官擬指揮來

回奏

一臣伏蒙聖諭韓侯差遣令福建提刑見闕侯屢嘗持節姑以此處之即合便来奏事若稱旨則再除閤門舊物繫在聖裁

一臣伏蒙聖諭江州副都統趙永寧遣其子大昌奏事陳利害頗可采欲與轉一官命擬指揮臣未審聖意是與趙永寧轉官或復與大昌轉官若與永寧則近日修白沙關栅人以為當欲以修創關栅有勞特轉一官蓋主將不必以陳利害為功也或與大昌則欲

云趙大昌陳獻利害可採特轉一官蓋不曾降旨引

對難云奏陳併取聖裁

黄保躬轉官回奏 六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御批契勘黄保躬該慶壽赦年八十轉行一官

事容臣來日將上禀旨伏乞睿照

諸軍馬軍教閱牧放御筆 七月二日

令自鎮江至興州各具諸軍馬軍春冬教閱夏月牧

放騎習日分遭數奏來

回奏

臣伏准御筆令自鎮江至興州各具諸軍馬軍春冬教閱夏月收放騎習日分遣數奏來臣已遵稟作聖旨札與諸軍伏乞睿照

論臨安乞與巡檢推賞七月二十五日

臣數日前恭聞聖諭謂臨安巡檢捉獲軍中作鬧子弟有勞欲與推賞臣以事未結絕且天暑不敢詳奏適見張杓云得旨催促保明已行具奏不知其說云何此事

本是三四十無能為之人偶慕臨安招人利物稍厚又與爪行爭閗氣一時持梃作閙若果勇健則巡檢司十數羸兵安能擒捕臨安守臣只欲張大其功以示激勸却恐其中言語過當指為盜賊之比文字一出軍中以為憤耻將来却致紛爭兼聞三衙欲禁止子弟不許出營買賣亦似忽遽蓋處事貴於安重乃無後患臣昨曾面奏止緣去年因子弟欲下狀遂得收刺所以今日輒生覬望今或與巡檢推賞後必紛紛欲望聖慈更俟一

兩日商量未審可否此意臣亦不曾敢與鈞說伏乞睿照

當日御批卿深謀遠圖朕意慮所不及也子弟不許出營無此事正要買賣自此則軍人無說

奏謝奬諭七月二十六日

臣昨日妄及巡檢推賞事方懼失當伏蒙聖奬震越無措禁止買賣決知無此偶見或者有此言恐欲如是故因奏札及之仰勤宣諭祇益戰栗謹此奏謝伏乞睿照

問金孫年月回奏 閏七月二十日

臣昨日已奉聖旨寫與盱眙問金孫生年月日今早偶有使臣彭彬納到文字該載甚詳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李邦玉請給回奏 八月十三日

臣恭準聖旨付下李邦玉奏乞支請給文字一件臣謹已祗禀來日將上伏乞睿照

淮南北結集人御筆 九月八日

近日聞淮南北有結集人謀作過令郭棣差人物色

之今已人回說恐果有之卿等可問郭棣并所差人
回奏
臣等伏準御批淮南北結集事容臣等恭稟聖訓詢問
郭棣及所遣人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王處久復統領御筆九月十五日
王權諸子惟處久筋力壯健弓馬便捷兼被責之後
頗能修飭為此與復統領卿等可以朕意宣諭王信
不欲批繳章之後可書行

金國事勢御筆 同日

金孫允中捕賊或致敗北金國與賊兩分其地其勢當此時我當如何卿等為朕畫計策来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付下王信駿王處久復統領奏章臣等即當恭傳聖訓信筆書讀行下適又得盱眙探報方俟朝殿進呈金孫若敗北與賊兩分其地是天相陛下之時仰惟沉幾先物經畫必已素定然且下詢臣等以計

策此虞舜好問之德也臣等幸陪帷幄自當竭一得之力仰俾聖略然事大體重若輕易而言恐或少效謹當精思熟慮別具條奏伏乞睿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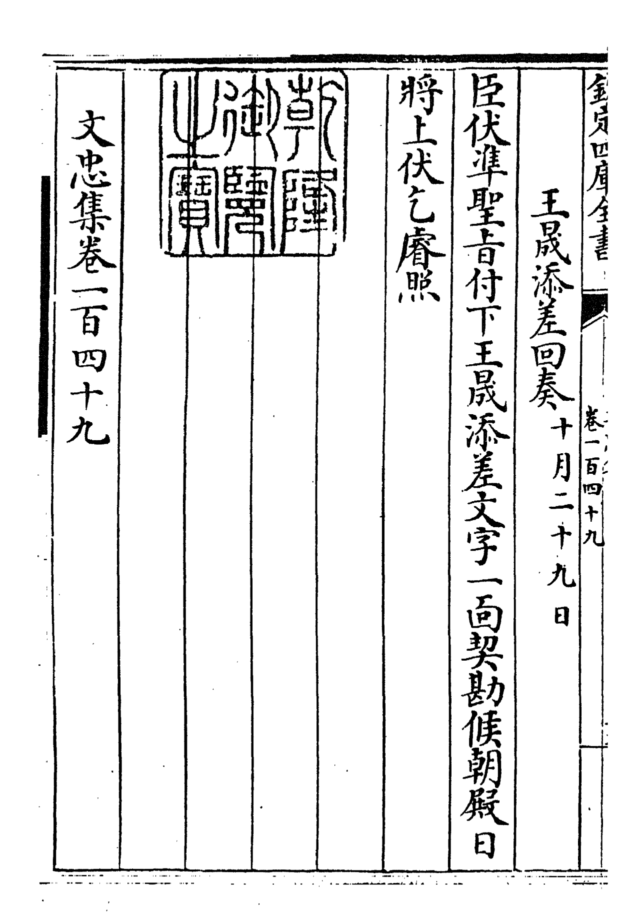
繳進敵中事宜等奏九月某日

臣等適據錢之望申到敵中事宜并前日蒙聖問郭鈞申弩牙文字本俟進呈恭惟聖駕過德壽宮竊恐怱怱敷奏未盡謹具繳進庶經睿覽其脚引并筆墨無足觀者或賜宣取別聽處分

張世興節鉞回奏十月十六日

臣伏蒙聖問張世興節鉞事按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保康軍承宣使韓公裔授華容之節正是其比若陛下愛惜名器未欲輕授則欲因其休致而與之或聖慈念舊則有公裔已行之例二者更在聖裁元奏謹復繳進伏乞睿照

解帶事體頗輕若別有名則用公裔之例可也或肯致仕却給全俸無害



王晟添差回奏十月二十九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王晟添差文字一面契勘候朝殿日將上伏乞睿照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